

略論十九世紀末西方畫刊裡的

石文誠

臺灣原住民圖像

一八五八年清廷與英法等國簽訂天津條約後，臺灣對外國開放通商，此後許多西方人紛紛來到臺灣，除了領事、海關人員及商人外，傳教士繼十七世紀之後亦再度踏足臺灣傳教。另外，還有學者、攝影師、記者、工程師等各類型的人。當時來臺西方人留下了許多對臺灣的紀錄與觀察；由於成員類型多元，寫作方式與關注點不同，呈現出的內容便相當豐富多樣。這些西方人的紀錄觀察，為我們勾勒了許多十九世紀下半葉臺灣社會及人民生活的樣貌。西方旅行者的觀察是一種「異國之眼」，相較於漢人因為熟悉視為理所當然，略而不記，或是鄙為粗俗野趣的一種中原心態，常將芝麻大小事點滴入載，反而常挖掘出漢人紀錄中被忽略的許多面向。

十九世紀西方人對臺灣的觀察紀錄中，特別側重島上的原住民。西方人接觸的原住民，主要是居住平地上的平埔原住民，在紀錄中常將之寫為 Pepos（平埔）、Pepoan、Pepuhuan（平埔番）。（註一）本文主要以十九

世紀下半葉西方畫刊中的圖像，呈現外國人眼中觀察、關注到的平埔原住民，也藉由圖像「以圖佐史」，談談臺灣的歷史。

十九世紀西方人的紀錄，常流露出對於平埔原住民的好感與同情

的態度，對於漢人則有著較為負面的印象。這樣的普遍印象，其實早在十七世紀西方人來臺時就已出現。十七世紀西方人也留下最早的平埔原住民圖像，只是當時的描繪多出自想像虛構。圖一是少見的實際見聞素



圖一 西拉雅原住民逐鹿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藏



圖二 平埔獵人圖片 引自石文誠、曾婉琳編輯，《看見平埔：臺灣平埔族群歷史與文化特展》，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3。

描，由一六四八至一六五一年間一位來臺為荷蘭人工作的德國人（Caspar Schmalkalen）所繪。他為臺南一帶的西拉雅原住民留下了一幅奔跑逐鹿的寫實素描。在二百多年後照相術發明後「寫實」圖畫普遍得見的今日，這張十七世紀中出現的寫實描繪作品，更顯珍貴罕見。

照相術大約在十九世紀中發明，但仍不普遍。當時西方世界開始出現以圖畫為主的刊物，多採石版印刷，由專門的畫家參照照片轉繪成版畫，作為插圖。這些刊物以圖無主，透過圖畫來報導世界各地的新奇見聞、事件，讓讀者不必再透過文字想像，瞭解世界各地新見聞。例如英國的《倫敦新聞畫報》（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英國《圖畫報》（The Graphic）、法國的《環遊世界》雜誌（Le Tour du Monde）、《世界畫報》（Le Monde Illustré）等，都是當時著名的畫刊。一八四二年創刊的《倫敦新聞畫報》，是最早開創這種畫報形式的報刊。清末一八八四年於上海創刊的《點石齋畫報》，也是在西方畫報

風潮影響下而出現。（註二）

十九世紀末西方流行的畫刊中，曾出現不少關於臺灣的時事報導與圖畫，其中也常出現平埔原住民的身影。當時西方畫刊的原住民圖繪，來源多出自一八七一來臺拍照的英國攝影師 John Thomson。一八七一年四月，John Thomson 為出版攝影集《中華及其子民》（Illustrations of China and Its People），特別來到臺灣南部取材，首先抵達打狗，然後與當時在臺灣傳教的馬雅各醫師（James Laidlaw Maxwell）一同探訪臺南、高雄近山一帶的平埔原住民部落，並取景攝像，對漢人社會的紀錄跟拍攝非常少。這批照片隨著攝影集的出版流傳，也被重新翻印成版畫，廣泛收錄在西方畫刊論及臺灣事務時，引為插圖。Thomson 的照片跟遊記，儼然已成為外國人據以認識臺灣的重要參考來源。

圖二是 Thomson 所拍攝的高雄內門木柵地區平埔獵人照片。當地一般被認為是西拉雅族中新港社人所居地之一。照片中可見二名男子手持長獵槍，身邊蹲著小孩及一隻黑狗。此區



圖四 萬金庄的平埔原住民母女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藏

合作，來臺幫李仙得拍了一些照片。（註八）圖四是西方畫刊中常見被轉繪成版畫的一張照片，這張照片拍的是萬金庄的平埔原住民母女。（註七）這張照片收錄在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典藏的一本攝影集內，所含的照片不少應該是Edwards所拍攝。（註八）照片中這對母女穿的是客家人的服飾，母親

頸間掛了十字架項鍊。從這照片說明了平埔原住民在衣著服飾上受到萬金周遭客家庄的影響。另外，十字架則說明母親是天主教徒。萬金是天主教道明會於一八六二年在臺灣成立的第二個堂區。

從高雄前金堂區走到萬金，原是傳教士步行往返二地之路，後來也

成了當時來臺歐洲人喜歡前往探訪的一條熱門觀光路線。一八九〇年間《倫敦畫報》曾連載一位英國人E. H. Grimani跟幾位同伴來到臺灣「壯遊」旅行的報導。Grimani一行人騎著馬，雇了幾名挑夫擔運行李，大概走了一天到達萬金。Grimani特別描述搭小船渡東港溪的驚險，遇野生水牛攻擊的過程。（圖五）另外，他也對沿路的竹林叢密印象深刻。Grimani對下山來的排灣族人特別感興趣，還提到排灣族人來萬金看漢人的舞龍，旁邊是萬金的平埔原住民敲鑼奏樂。我們可以想像加上旁邊圍觀的幾名歐洲白人，呈現著當時萬金多元族群相遇的有趣畫面。（圖六）

當時排灣族人常會下山來與萬金的平埔原住民交易，所以Grimani遇到排灣族人是很稀鬆平常的。一八七三至一八七四年間美國學者Joseph Beal Steere來到萬金時，觀察到萬金人跟排灣族人交易的情景：

交易日的清晨，約二十輛或更多的牛車發出噦噦噦噦的聲音，每輛都

新港社人是官府及漢人口中的「熟番」，因此照片中男子已是雞髮打辮了。照片中新港社人手持的槍枝，是一種被稱為「鳥銃」的火繩槍。根據相關研究，十八世紀時槍枝已經在平埔原住民部落大量流通使用。（註三）清朝的官方記錄也說：「據稱熟番打牲捕鹿，所用鐐鎗、鳥銃、竹箭、器械不一，均屬犀利，即如岸裡社番善用鳥銃，隨同官兵打仗殺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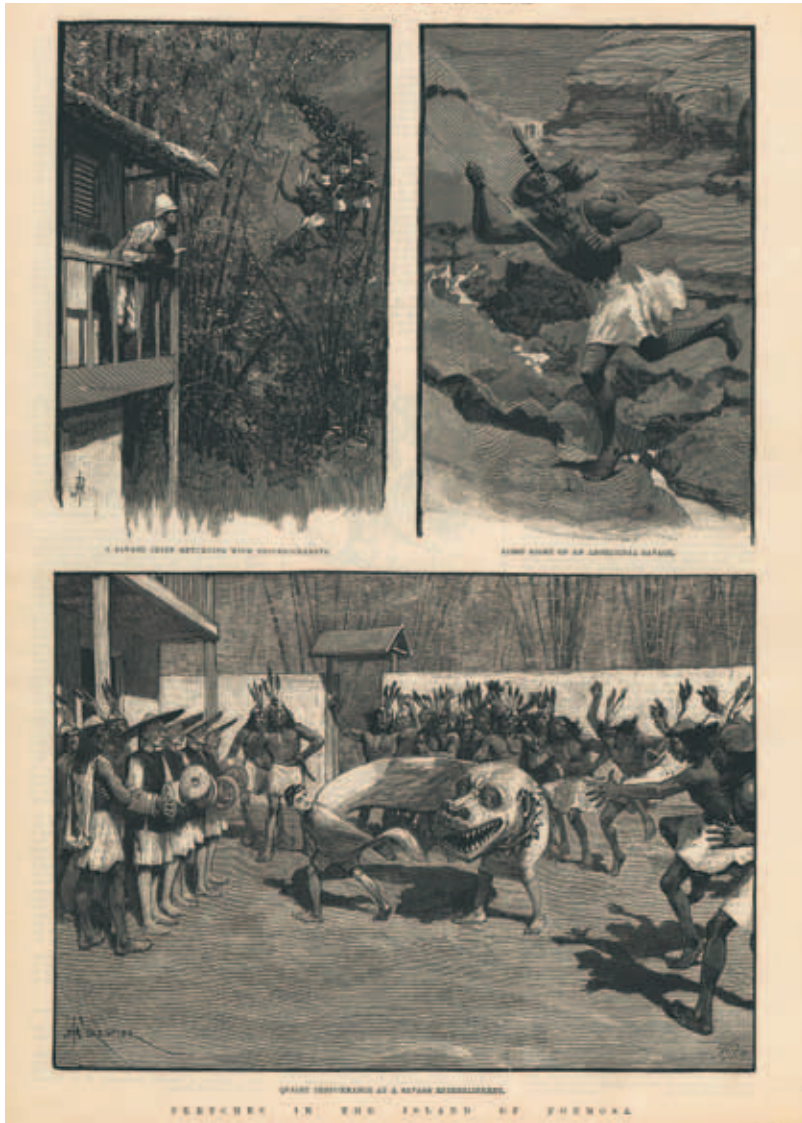
最為賊匪所畏，一切器械，均可毋庸製給。」（註四）由此段描述可知，中部岸裡社人相當善於用槍，官府不需提供擔任屯丁的部落男子槍枝，也顯示了槍枝在許多平埔熟番部落的普遍使用。當時平埔原住民的槍枝跟火藥，一般是與漢人交易來的。

其實在Thomson之前，已有西方人為臺灣的平埔原住民留下照片了。例如一位美國攝影師St. Julien Hugh Edwards於一八六五至一八七四年間，即曾多次來臺灣拍攝。在一八六一年到一八六七年間擔任英國駐臺副領事的郇和（Robert Swinhoe），就曾提到在萬金庄（今屏東縣萬巒鄉萬金村）遇過他，對他的臺灣原住民攝影作品十分推崇。Edwards也曾與美國駐廈門領事李仙得（Charles W. Le Gendre）



圖三 梅拉爾（Maillart）繪 山區獵人圖 1875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的中國遊記一文中（註五），圖名寫著：Chasseurs montagnards，意思是山區獵人。比對照片，我們可發現人物是一樣的，但背景被替換了。原來照片裡的背景看起來是一間竹編的「竹管厝」，但轉成版畫後，獵人跑到了戶外，背景是一棵樹。當時這種畫家加上自己修正觀點的圖繪不少，許多十九世紀西方畫刊中的臺灣影像，偶會發生張冠李戴的情形。因此，圖像資料不見得就是「有圖可證」，跟文字史料一樣，還是需要經過考證，比對真偽的。



圖六 Gninani於萬金所見的排灣族人 倫敦畫報 1890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藏



圖五 格利馬尼南部遊踪圖之3 倫敦畫報 1890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由二隻水牛拉著載著二、三個平埔番，通常是婦女，向交易地出發。那是在北方三、四英里的峽谷口。有條經常使用的路通往該地，顯示他們定期到市場去。我們在十點左右抵達交易地，婦女解開水牛的繩索銀牠們。大部分的男人都持著長矛與火繩槍，躺在一塊大岩石的陰

影裡，等待「野蠻人」的到來。：沒多久三、四個人由峽谷出來，攜著長矛，四處張望，確定沒有詭計後，退回去，然後三十到四十個人才走出來，全部揹負著木頭和草料捆紮。他們似乎有個很奇特的習俗，在交易時，雙方都舉起數支長矛。我注意到，從事貨物交易時，

人「異國之眼」下的臺灣，但也不要忘了中文史料的交相比對驗證，做到「複眼觀點」下的臺灣史研究，因為有時所謂「西方異國之眼」，其實是摻雜了本地人的觀察與視角。不少西方旅行者的紀錄常只是「所聞」，而非親眼「所見」，因此他們的觀點可

能也會混雜了或僅是紀錄了當地人的說法，「所見」、「所聞」都可能同時出現在西方人的紀錄中。我們在解讀利用西方文獻時，便須仔細審視比對，有時異國的眼光其實是在地的視角。^{註九}

作者為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副研究員

次次如此。「野蠻人」除了木頭和草料外，別無可交換的，平埔番則以一點鹽、甘蔗甜酒和布料來償付。（註九）

以上敘述告訴我們，平埔原住民跟排灣族人之間的和平交易，還隱含了一種緊張的關係，所以女人出面交易時，男人在旁武裝謹慎戒備。排灣族人也害怕會有詭計，先派前哨出來探查確認後，全部人才出現。

從本文初步的討論來看，基本上十九世紀西方畫刊中的臺灣原住民圖像，許多是按照當時Thomson、Crawford等人拍攝的照片不斷的轉繪登載。也因為如此，原來南部平埔的圖像逐漸被擴大成代表臺灣原住民的典型圖像。因此，我們在研究這批十九世紀畫刊資料時，需特別注意考證其原來照片拍攝的主題與脈絡，才能更正確的解讀，特別是圖像被重繪修改的情形很常發生。

透過十九世紀西方人留下的圖像資料，我們可以深入探討臺灣史中圖像與視覺的呈現，建立所謂「臺灣圖像史」研究。另外，我們雖討論西方

註釋

1. 以閩南語發音，西方人使用拼音方式寫下。
2. 《點石齋畫報》內除了中國本地社會的時事報導外，也關注於西方「新知」的介紹。而其創辦的直接原因之一，也與當時發生清法戰爭，民衆有瞭解戰事進展的興趣有關。參見陳平原，《左圖右史與西學東漸：晚清畫報研究》，香港：三聯書局，頁六七—八三。
3. 陳宗仁，〈近代臺灣原住民圖像中的槍枝：兼論槍枝的傳入、流通與使用〉，《臺大歷史學報》第三六期，臺北：臺灣大學，二〇一五，頁五三一—〇六。
4. 《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一九六三，頁一〇一八。此是法譯版。英文見John Thomson, *The Straits of Malacca, Indo-China, and China: or, Ten Years' Travels, Adventures, and Residence Abroad*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875)。
5. 費德廉 (Douglas Fix) 著，林欣宜翻譯，〈臺灣紀行中的相片〉，收於費德廉、羅效德中譯，《李仙得臺灣紀行》，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二〇一三，xxxvii-xxxviii。
6. 萬金一帶一般被認為是馬卡道族中力力社人的遷居地。
7. Edwards的照片年代，反映了一八七〇年代的臺灣社會樣貌，是重要的歷史研究素材。其年代甚至比一八七一年來臺拍照的Thomson更早，有可能是目前所見有關臺灣的照片中年代最早的。
8. 費德廉、羅效德編譯，《看見十九世紀臺灣：十四位西方旅行者的福爾摩沙故事》，臺北：如果，二〇〇六，頁一一—一一一。